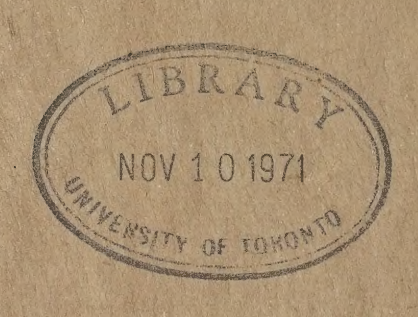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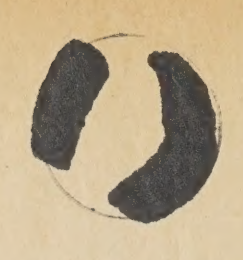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九

乞施行制國用疏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疏以卽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饑饉相仍戎狄侵邉盜賊群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爲之謀以救斯獘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蓄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

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覃恩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十五日上

臣光等伏覩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皇祐

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職之人尚有希覬流言云云動搖中外況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踵往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豫先明降指揮言今歲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知以絶徼倖者之望取進止

乞召皇姪就職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

爲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
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基業爲孝仁孝之道
莫大於此今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
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
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爲懼辭讓懇切首
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
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
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
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

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卽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取進止

論儀鸞失火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內失火烟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闕聖

恩欲寬貸失火之人竊以官省之內火禁不可不嚴嚮使救之稍緩爲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員子細檢定火發蹤繇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慢取進止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

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徃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内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旣爲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内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宫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取進止

乞直講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鈌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

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爲之臣愚以爲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爲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顏冋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爲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更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

奏方降勑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輙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取進止

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准經略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不爲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耕及見管幹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略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沒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既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

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罪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尚合
入知縣資叙比於衆人猶爲困躓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
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
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
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臣知狥公獲罪終不能久爲
身累有所勸慕取進止

乞推恩老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任布
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進士

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闊之典亦曾召前宰相龐籍陪位臣竊以籍鄉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渠復歸皇化其在宰府屬蠻冦憑陵震驚二廣翼贊聖謀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位家居實朝家之碩臣方今之者俊遇茲盛禮伏望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爲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爲之定謚及行策禮於

薨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大爲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唯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薨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絶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旣沒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隳紊制度

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
聖德也况禮數既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
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
宫之喪以横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
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
謚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减損
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取
進止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覩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

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
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令立法
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
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滑之人將不顧法令依
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
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
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
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
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

並依前後勑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言賈黯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六日上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鄉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廷量其所能授以佗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取進止

言王逵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逵近降勑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逵第二劄子 尋改除逵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

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

於約束勑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刼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徵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决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旣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

理亘蠧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勑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壽星觀御容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三日上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眞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

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爲勞効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爲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爲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徵爲豐數故傅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
爲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况畫御容於道宮佛
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
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眞宗御容已有數處
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
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爲誣罔與造事端致
陷朝廷於非禮今旣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
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
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

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鄉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汚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

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卿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

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
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
公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一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二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十

論后妃封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爲不可夫禮之所愼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

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爲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壼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愼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曰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爲不可而犯顏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爲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

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
以後之臣竊以爲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
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共同職業俱贈三
代不足爲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
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
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
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
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叅
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取進止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葢愍羣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飲饍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七日羣臣不奉天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各獲安心取進止

乞遣告哀使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入

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爲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爲後著在禮典豈爲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爲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

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擾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爲便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决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爲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

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静不可不戒慎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狥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

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佗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

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旣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

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爲政必將糺之以嚴糺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敎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鎭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汚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

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
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
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
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
季良讒諂如羅宗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
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
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
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
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

察群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弃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群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如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寛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大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絶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從之臣以諫諍爲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冐

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遺賜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上

臣伏覩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況名位漸高必需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棰楚當此之際群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

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爲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爲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爲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委質爲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拆率土哀摧群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爲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

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旣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取進止

申堂狀嘉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光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奏聞以羣臣受大行皇帝遺留物過多乞許令進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蓋主上謙讓未欲開允伏望叅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獻以濟今日用度之急抑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不勝幸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言遺賜第二劄子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群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群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群臣有廉耻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

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己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爲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椎髓以供賦歛而浩浩入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遠者怒爲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

解重歛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爲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並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

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
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群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
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
不愼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
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
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
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
愼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

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狥群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已之親皆降一等葢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狥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

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闗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欵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一本作十月）二十七日大葬而

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鄉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

備今改卜佗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

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二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三

臨汾後學劉組會重鐫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久

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爲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繇舊章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應自來內臣閤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閤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取進止

竊字下三行遺脫五字原本由來矣不敢妄爲之增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

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

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
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
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
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
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修德業日
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
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
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愼行祕閣校理孟恂淸純愷悌始
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

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佗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决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

專閫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搆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

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

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
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
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
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
欲有闗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
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鳥
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權忻於上則天地鬼神
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况群臣百姓孰
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

狥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吊劄子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鄜會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蠭蟻

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取進止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

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鼎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下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皐陶賛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盖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群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

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

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群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鄉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群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群生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作淮）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

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疐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倶云脉氣平和臟腑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覩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群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

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

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曏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係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

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胸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柰宗廟

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體量京西陜西災傷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京西陜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爲聚歛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

就食佗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爲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爲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取進止

論皇地祇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諡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圜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爲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

餟食失尊卑之叙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禮意取進止

言趙滋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無足采然竊聞鼎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

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激之使交鬬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爲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爲皆夸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閑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佗慮亦滋一身之福也取進止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爲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使人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

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埸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敵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爲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爲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爲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饔餼愼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

敵苟爲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毀餅而曹衛搆難鄖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捘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愼也雄州當敵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禀性狂狠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爲國生事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菆音攢聚也謂聚木菆襯而殯也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群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愬有譏誚黷嫚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

進止

言遺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

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位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

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乃爾省官只赴垂拱不赴
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
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爲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
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繇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
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
居或以爲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
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

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群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途中使群臣行事於親疎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繇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十二

言張茂則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克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晝一之法從此隳

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

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戸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戸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

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曏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群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

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繇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

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

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禀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若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郡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

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

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
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顔色無異於事濮王與
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
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背變更
蓋鄙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
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
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
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
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已自

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
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
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
訪群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
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
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
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群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况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翟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别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群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

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戩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别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程戩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鄜延路經畧使程戩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畧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戩在鄜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

務姑息取媚群小僚屬軍伍尙無禀畏況於外蕃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爲凡御群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爲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翟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靜四夷賓服臣竊以爲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

乞早賜追還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嘉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僱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

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
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
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
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
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
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四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五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

乞延訪群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

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繇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

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

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隳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今至後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瘝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瘝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

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

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兹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繇進見顒卬淵默以嚴

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卹寃失職者何繇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繇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

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没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决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鎭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

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
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而朝
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
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
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
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
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
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
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

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
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
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
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
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
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
害之明有如白黑取舍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
慮猶未爲晩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
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曏所言事畧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

臣惶恐慙懅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繇和洽萬幾之務無繇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基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若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

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狥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鄉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

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

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

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塲試論第二塲試策第三塲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盡進輿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吕公著欲乞科塲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

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塲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塲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

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
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
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
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
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群神
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
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鄉時初無此議
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蹔出
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

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

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勑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叅軍糾察聞奏刑統叅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勑裁朝廷近年務行寛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葢

避自劾之耻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
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
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
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
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
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
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
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
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

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俟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

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宫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智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治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别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眞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别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

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

於先帝群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别置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五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十六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治平元年閏三月四日上

臣伏覩去歲陛下卽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期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

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言兩府遷官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賛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

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
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
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
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
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
素知今遇陛下卽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
陛下以纘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
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鎭內侍近臣
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

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他人之倖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佾無功尙加之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佗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爲優矣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

捐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横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佗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折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稿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糇糧縣官倉廪素無蓄積贍

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旣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

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
以聞一切寑罷候佗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
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乞罷近臣恩命上殿劄子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
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纘之際及聖體未
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
室外親四方藩鎭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
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且輔佐之臣自

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佗人之倖進伏蒙陛
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佗人無功何
敢輙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佗人自然
不致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
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
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
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
比繼續遷官卒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
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

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止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陛下雖踐祚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竊

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韞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佗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佗

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屬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捃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搆間者臣願陛下逆拒

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往與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

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
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
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
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
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
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
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
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
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
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
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易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
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
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
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
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
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

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决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皇太后取索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閤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牓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體恐未至穩便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閤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為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

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饍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晝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閤使臣文字繳連寶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僞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取

進止

乞后族不推恩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爲皇太后旣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卽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篤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
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
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
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
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
俾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
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
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
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

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

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纎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絶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有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旣正位中宫得復

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

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
殿下毋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
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
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
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玆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
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搆一
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
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
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

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名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

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
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
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
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
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
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
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
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同
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

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若親者若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然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蹴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

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

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六終

